



姐妹之間

姐 妹 之 間

于 良 志 著
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姐妹之間”“‘鉄匠鋪’的‘歇業’”“好姑娘”“道听途說的故事”“生活啊，跃进！”五个短篇小說。这些短篇主要是反映了大跃进的时代精神，和公社化以后人的思想意識的变化。

作品热情地歌頌了新生活，眞实地反映了生活中的新人物的新品質，显示了公社化后，农村中沸騰的生活面貌。作品創造了具有鮮明个性的新人物形象，在这些人物身上，我們可以感到一种可爱的新的思想感情。

姐 妹 之 間

于 良 志 著

※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經 9 路勝利大街）

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

※

書号：3020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張 3 1/8 · 插頁 2 · 字数 60,000

1959年 8 月第 1 版 1959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,100

統一書号：T 10099 · 791

定 价：(6) 0.28 元

目 录

姐妹之間.....	1
“鉄匠鋪”的“歇业”.....	49
好姑娘.....	62
道听途說的故事.....	70
生活啊，跃进！	86

姐 妹 之 間

旅客們象海潮一樣，从火車站里涌出來。

在這散亂的人羣中，有一對戴着獎章的青年男女，年齡大約都在二十歲左右，由于他們胸前那嶄新的、金光閃閃的獎章，曾引起了好多人的注意。

本地人都認識這一對青年。那個剪着短發、中等個兒，脖子上圍着一條花圍巾的姑娘，是東方紅人民公社郭家灣生產隊的青年“衛星”隊隊長春姐，和她同行的那個提着兩個包袱的小伙子，是這車站附近的一個人民公社的團支部書記，名叫趙強。他倆都是出席省農業建設積極分子會議的代表，剛開完會才回來。

車站上這陣的空氣，一直就是緊張的。

旅客們提着行李，與他們的親友談笑着，朝着他們既定的方向，匆匆忙忙地走去了。

春姐回社要順着公路向東走，趙強的社則在西面，按說，他們也該分手了。可是沒有，他倆還是靠在一起，低聲地談着話兒，向着去向中間的、一條靜僻的小道上緩步地走着。

在这小道旁边，出現了一棵被伐倒了树木。他們在上面坐下来，又不約而同地向着那座整齐的小車站和那列冒着白烟、已經跑远了的火車默默地了望着。

啊！这个美丽的环境，又把他們帶到甜蜜的回忆和深思里去了。

事情发展得有多快呀！在十几天以前，他們临去开会在这車站上碰面的时候，他俩还是陌生的，但經過路上的互相照顧、会上模范事迹的交流和在休会期間的接触，他們不但互相認識了、了解了、熟悉了，而且，还把他俩帶到互相爱慕中。現在，就在这應該分手的时候，可是他俩誰也不愿意走开。有过这种體驗的人們都知道，在这陣儿，特別是在这陣儿，那怕就是在一起这样默默地坐一会，互相看一看，也会感到是莫大的幸福。

停了一会，他們又在繼續着先前的談話：

“你还是跟我去玩玩吧！”赵强几乎是恳求地說。“我們村隔这只二里地，一抬脚就到了。”大概，他認為这样还不够，随后又加上一句：“我母亲一定很喜欢你……。”

春姐沒有回答，只是含羞地笑了笑，又低下了头。

若是由着她的性儿，她是多么想跟他去玩玩，和他再多待上一会；她是多么希望能跟他去亲眼看看他的工作、家庭、村庄啊！……可是她想起这次會議上，对今年农业生产提出的任务和要求；想起在会上，听到外地代表介紹那些惊人的模范事迹，她就恨不能插上两只翅膀，立刻飞回家去，把會議的精神，向她的伙伴們传达一下，特別是和她的好朋友、第二青年“卫

星”队队长秋妹商議一下，如何领导他們这两个“卫星”队，在今年的生产中，来个更大、更好的跃进。

“怎么，你不好意思去嗎？”赵强在揣摩着她的心思。

“不，”春姐搖着头說。她又一边出神地看着这周围的景象，一边說：“你沒看看，現在已經是什么时候了！”

迎春花儿盛开了。路旁的草儿，也都冒出了葱綠的新芽来。还有些不知名的小鳥，也在树的干枝上，“吱吱”地唱着它那永远也唱不完的歌曲。土地解冻了，它被这正午的太阳一晒，蒸发出一些薄薄的气体来……。这初春的、富有生气的田野，好象不知积蓄了多少增产潛力，在急待着这些辛勤的人們去挖掘。

他們又站起来，注視着这象图画一样美丽，象海洋一样辽阔的原野。

“时节确实不早了，眼看就好春耕啦！”赵强又很感慨地說：“你看我們这片肥沃的土地，有多么好啊！今年非领导我們青年队，在这上面創造出頂高頂高的丰产成績来不可。到那时，我們要欢迎你們来參觀！……”

“那咱們就竞赛一下看吧！”春姐不服地說：“到秋天非讓你們到我們公社去看看不可，我計劃回去和俺妹妹……”

“嘿！”赵强截断她的話，吃惊地說：“你不是告訴我你沒有姊妹嗎？怎么又出来个妹妹？”

“哈，你是不知道呀！”春姐的脸上，立刻露出了自豪和得意的神气，給他解释說：“我說的就是秋妹。我們平日，总是这样叫法，俺俩聯合的比亲姊妹还好哩！不論工作、劳动和学

习，我們老是在一起，現在她一定在家盼着我早早回去呢！……”

說到这里，春姐更怀念秋妹。她想她出来的这些日子，秋妹留在家里，是会感到多么孤单呀！特別回想起，她临来开会的时候，听說她病了；那时，她曾急忙去看她，可是問了几遍，她終沒說哪里不好，再看她那紧鎖着眉头，苦丧着脸的样子，也不象病了，倒象是跟誰鬧了别扭似的。因为她知道秋妹平日就有个小脾气，所以当时也沒怎么去理会；但是这些日子，心里却老在惦念着她，怕她会真的生病。

想起这些，春姐再也停留不住了。她便从赵强手里，接过她的小包袱，又把右手伸向他說：

“好，再見吧！”

赵强紧紧地握住她的手，凝視着她那滿面春光的笑脸，說：

“这样說，你是坚决地不去了？好吧，以后可別忘了通信呀！”

二

郭家灣的青年“卫星”队今天下午，就在村头深翻地。

因为春姐不在家，所以她领导的那个第一队，就和秋妹这个队合并在一起。

看来，秋妹并沒病，她还很健康。

小伙子 and 姑娘們干得都很热火，現在虽然还是早春天气，但許多男青年，都光着膀子渾身冒着热气騰騰的汗。团支書

王虎翻得最快，他已經把其他小伙子們拉下好远了。在姑娘們中間比起来，那要数秋妹干得最快，你別看她长得很单薄，但她掄起这只沉重的鋤头，就象拿着一支綉花針一样的輕便。

一陣激烈的劳动后就休息了。

秋妹把鋤头放倒，坐在上面。小伙子和姑娘們，也都紧紧地围着她坐下来。

“这样的一块大地面，你們为什么要挤得这样的紧呀？連伸腿的地方都沒有了！”秋妹装做生气的样子，但却露出了驕傲、自負的味儿。

可是小伙子和姑娘們，都好象沒听见一样，仍围在那里，一动也沒动。

姑娘們在那評論着秋妹的打扮。这个說她上身穿的那件古式鑲边的方格夹袄样儿好，那个說她做褲子这块黑底、蓝花的布好看。有个性急的胖姑娘，看中了她綉在鞋上的花样子，从布兜里掏出鋼笔和紙来，就想照样画一个。

但是小伙子們对这些，却沒有那大的兴趣，小滿儿指責着說：“你們妇女湊在一起，就知道說这个！我提議讓秋姐来一段歌儿好不好？”

小伙子們早就知道秋妹有了意中人，可是每逢湊到一起的时候，他們总还愿意来挑逗她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你若在背后，問起这些小伙子們，将来要找什么样的爱人的时候，他們就会悄悄地告訴你：在长相方面，能象秋妹那样就够了。有的說她身材苗条，有的就喜欢她那浓眉大眼和

那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，还有的就爱她那不瘦不胖的脸蛋儿，特别是脸腮上那对酒窝，一笑起来真迷人。是的，世界上哪有一个小伙子不爱漂亮姑娘呢？他们愿意和秋妹接近，秘密也就在这里。

小满儿的提议，立刻就博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。个个都把手举到头顶上去拍。

“我不同意。……”那个画鞋花的胖姑娘，把两条小辫子向后一甩，站起来说。但没等她的话说完，大家可就向她开了火，都异口同音地说：

“不同意就让你来唱！”

“不，你们听我说呀！”那胖姑娘涨红着脸，急忙说：“我是说让秋妹和王虎来一段对唱，你们看好不好？”

“同意‘小皮球’的意见！”

这胖姑娘的真名叫小娥，只因为她长得胖矮，性情又极为调皮，所以就都叫她“小皮球”。

这时，青年们可都乐了。大家把视线一下子就转移到王虎身上去了。

看来，王虎倒是一个非常直率、活泼的小伙子。他听大家这一要求，也没考虑，便立刻站起来，绉了绉袖子，又松了松脖子上的衣扣，走到秋妹的跟前说：

“来呀，你说唱什么？”

秋妹是他们这群青年中出色的歌手。她知道大家这时是在怎样渴望着听她那象银铃一样的歌声，她也愿意在这样场合下露出一手来；可是她不愿象王虎这样痛快。

“俺不会，讓別人唱吧。”秋妹忸怩着說。

“再来一次鼓掌！”

果然象她所預料的，也是所希望的那樣，大家又掀起了一陣热烈的掌声。

王虎急忙伸出了两手，向大家摆了摆——好象大家鼓掌是为他鼓的似的——說：

“行了，行了，干脆說吧，大家說說唱个什么吧！”

“唱个‘跃进花朵遍地开’！”

“不，合唱个‘人民公社好处多’吧！”

.....

“不，你們提这些都不好！”小皮球又一口否定了这些提議。她接着說：“你們瞧我提一个，我提議讓他俩来对唱一段‘小二黑結婚’，那才有意思呢！”

“同意呀，同意！哈！哈！哈！.....”

大家喊着，都笑得前臥后仰。小皮球在那拍着手，笑得喘不上气来。

秋妹却突然間从脸紅到脖子，眉头也皺起来了。她覺着小皮球刚才的提議，是故意在人眼前开她的玩笑，是对她人格的不尊重。她在那低下头，一言不发了。

大家鼓掌，小皮球去扳着她的肩膀搖晃，叫了她六十四个好姐姐，她也不理。王虎站在那里，等着急了，便說：

“你这个人，就是不大方，这有什么？干脆說吧，若是你春姐，人家早.....”

沒等他說完，秋妹就变了臉說：

“人还能一样嗎？人家还是省里的积极分子，可是咱呢？咱什么都不是。当然人家行啦！”

“咱不說那些！”王虎倒笑嘻嘻地說：“就是从大方这一点上來說，你就不及她！”

“不及就不及！”秋妹的脸，立刻变得腊黄，脖子上的青筋都跳得老高，眼圈也立刻紅了。把头扭到一旁，沒好气地說：“各人好是各人的本事，我又沒想跟她去比！”

大家一見秋妹这样，都悄悄地躲开了。王虎也很惊讶，他想：她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呢？

三

原来，自从听說要从郭家灣的青年“卫星”队里，选一个人去出席省里的积极分子會議的时候，秋妹就立刻想到了她和春姐；因为她俩都是队长，而且，也都被評为生产大队里的积极分子。那时，她在心里寻思，村支部一定会說：秋妹又聪明、又能干、文化水平也高，比起春姐来强多啦，还是讓她到省里开会吧！所以她在暗地里，把去开会穿的衣裳和鞋袜，都准备好了。

可是很出她的意料，村里决定讓春姐去。这使秋妹心里感到十分失望和委屈。那陣，她只希望春姐去向村里說：还是讓俺妹妹去吧，她各方面都比我强。可是春姐沒有，她只那样默默地——不，她还是兴高采烈地接受了。过去秋妹認為春姐很大方，很厚道，也很能讓人，可是从这以后，春姐在她眼里就变了样。她觉着她一点也不自量，一点也不謙虛，她是一个沒有

大公无私精神的人。

因此，当王虎提到春姐，特别是說她不及春姐的时候，她立刻就恼了。

可是，正在他們鬧得不大欢快的时候，春姐回来了。

小皮球等一伙姑娘，老远就跑着迎上去。有的去接她的包袱，有的去拉她的手。調皮的小皮球，从左面看看她，說她胖了，从右面看看她，說她更漂亮了，然后又走到她的身前，乖乖地說：

“俺認為你这些日子不回来，是跟人家去了呢！”

“我打你这个死了头！……”

春姐紅着脸，想去打她，可是她早跑开了。

春姐来到他們原来休息的地方，大家一下就把她围住。当她的眼睛把大家挨个儿看了一遍后：

“嗯，怎么俺妹妹沒在这？”她的头向后一轉，才見秋妹自个儿，正背着脸蹲在那里調理着她的鋤头。“妹妹！”春姐什么也沒顧地向她扑去，說：“你在这忙什么？”

秋妹这才抬起头来，故意装做楞了一下的样子，又不自然地笑了笑：

“你回来啦？这只鋤头坏了，想拾掇、拾掇哩！”

春姐从她手里，拿过鋤头来試了試，也沒发现有什么毛病，就一把拉起秋妹向这边走，一边說：

“这些日子，可把我想坏了。你……啊，快过来，姐姐向你說說去見的世面吧！”

秋妹跟她走过去。春姐拉她坐下，秋妹向旁边閃了閃，

說：

“我这泥腿泥胳膊的，別沾污了您的新衣裳！”

“死了头，怎么又胡說八道了，我这洗了好几水的衣裳，你还不知道嗎？如今怎么又变成新的了？”

秋妹坐下来，可仍把头轉向一旁。

春姐感到秋妹的情緒不大对头，可是一时，她哪还顧得去多想这些。

“你先說說，这次去开的什么会吧？”王虎搶先問：“省里知不知道咱們这两个青年‘卫星’队？”

“你去可見着那些出名的劳动模范了吧？他們都什么样？”小滿儿說。

“我就喜欢听奇迹！”小皮球拍着春姐的肩膀說：“好姐姐，你先說說你見過些什么样的奇迹吧？”

“.....”

大家想知道的东西太多了。春姐想了想，說：

“小皮球妹妹的性儿就是急，那么我就先說奇迹吧！”

接着，她就象講故事一样，講她在展覽会上見到的奇迹。这其中有一百来斤重的一棵大地瓜，有高产水稻和玉米，还有体重千斤的肥猪和一天下两个蛋的母鷄等。春姐边說，边比划着，并把高产的經驗，也簡單介紹了一番。

大家听了这些，都高兴地跳起来。

“同志們！奇迹太多了，真是說也說不完。”春姐又說：“咱和外地的青年比起来，咱們做的还是很不够的。省委書記在会上，还特別号召咱們青年人要树立起敢想、敢說、敢做、敢为的

共产主义风格，要把今年的生产搞得更好，所以我想……”

“对！干！”小皮球說。

“他們能做出的事，我們也能做出来！”小滿儿两手叉腰、挺着胸脯說。

“不！”王虎在攥着他那两只大拳头，象要打人似地說：“我們今年还要創造比这些更大的奇迹！”

大家你言我語，情緒十分高涨。只有秋妹还坐在那里沒动，好象春姐刚才說这些事，她都早就知道了似的。

春姐心里納悶：秋妹今天为什么老是冷淡淡的不大高兴呢？也許是因为自己回来以后，只忙着和其他人說話去了，沒照料她？冷淡了她？这时，她忽然想起，她还給秋妹捎了一条象她自己围的这条一样的花围巾，过去，她曾听秋妹說过，她就喜欢这种式样的。

春姐指着自己的围巾，向秋妹問道：

“妹妹，你喜欢这样的围巾吧？”

这空儿，大家也好象才发现她围的这条漂亮的围巾了。这个夸它顏色鮮艳，那个說它式样新穎。小皮球就硬埋怨春姐为什么不給她代买一条。

“妹妹，你……？”春姐又問。

“我才不喜欢这行子东西呢！”秋妹鄙視地說：“上面紅一块、綠一块的，我見了就討厭！”

“怎么？你說这围巾不好？”小皮球表示抗議地問。

“嗯。不好。”秋妹斬釘截鉄地說。她又生气地向小皮球来了一个反問：“怎么，你認為它好嗎？”她見小皮球不敢作声，又

更进一步說：“象这样的东西，白給我，我也不要！”

大家都互相看了看，沒有作声。

春姐哪能想到，她提出这件事来，倒討了一个沒趣儿。她不知秋妹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她怀疑是不是有人从中挑拨了她俩的关系？因此她对秋妹的話，倒沒去多怪，并想另找个話头，好好地和她談一談。但一时又找不出来。

“咱干活吧，同志們！”秋妹站起来，样子很严肃地說。

春姐滿脸含笑地拉住她的手，說：

“看你积极的，多少日子沒見了，再玩一会吧！”

“我的好姐姐，你可讓这些人多活几天吧！咱有什么积极的？我又不是省里的积极分子！咱若能行，早上省里去逛逛，回来也好在人眼前展揚，展揚！”

秋妹拿着鋤头，轉身走远了。

春姐长长地吁了口气，若有所思的在那呆立了好久。

四

虽然春姐才仅仅出去十几天，但媽媽却觉着時間象是很久了。所以她回来后，媽媽一边做着針綫，一边就把她走后所有的家庭新聞，那怕是一只母鷄下了个大蛋的事，也想一点不漏地告訴她。

可是春姐現在，怎么有心思去听这些呢？秋妹今天对她的态度和言語，使她多么煩惱啊！現在，她知道了，秋妹在她临去省里开会以前的“病”，和这件事情也有关；这使她真有点害怕，在以往的生活里，她們之間也曾有过一些小小的风波，但

是那些，只是一陣的工夫就好了；这次，她觉着她俩的关系就象一只飘流在海洋中的小船，突然遇到大的风险了！

但是不論如何，春姐觉着她和秋妹的关系，不能就这样坏下去；因为她从心里检查，她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。于是，她又在寻求着和她和好的条件：

“媽媽，俺秋妹这些日子……？”

“是呀，”媽媽急忙插嘴說：“我还忘記問你呢！怎么她这些日子，連咱的門口也不踏，是你得罪了她？还是把她忙的呢？”

“可能是……”

春姐漲紅着脸，眼里充滿了泪水。一句話說了半截，就噎住了。

媽媽一見女儿这样的表情，准知是在她們之間，发生了什麼不痛快的事。于是，就埋怨女儿說：

“过去我常說，人好到什么样，就要坏到什么样。囑咐你不要好得过了火；你想想，連老婆汉子都还时常吵嘴打架呢。可是你不听，你硬說旧社会怎么的，新社会怎么的，这不，嘖嘖……。”

春姐听了媽媽的这几句話，倒象从梦中唤醒了。她的精神立刻振奋起来，心想：过去是曾給媽媽这样解释过，說旧社会人与人之间有利害矛盾，所以好朋友的关系容易变坏，現在是新社会，人們的利害关系一致了，彼此之間，不会有什么大的矛盾。对呀！我們都是共青团員，我們有着共同的理想，也在做着共同的工作，去不去开会，不都是为了工作，为了建設我